



难忘打铁一家人

□彭军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客客，客客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割小麦，割一升喂老鹰，割一角喂麻雀，麻雀生个悻悻蛋……”儿时的童谣在梦中牵着我，朝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一路回到了故乡。

那时候，我们村里只有一家打铁的——我们院子里姓何的一家。每当有村民来买铁器时，爱热闹的我们总是屁颠屁颠地跟着，似乎很风光一般。

全院子除了我们家是外姓，其余都姓何，大家都称呼这家男主人为什么，称呼女主人为什么，唯独我喊他们伯伯和娘娘。母亲说，我是半夜出生的，隔壁娘娘一听见响动，就急忙跑过来，大雪天的，急匆匆跑去喊医生，“见你是女娃，娘娘可高兴了。天刚一擦亮，就到镇上去给你爸发电报，忙这忙那的，你要一辈子都记得。”

那时的乡村，繁忙而喧嚣。满坡都是劳作的人，大大小小的，时而有粗犷的大嗓门连笑带吼散落一地，让大地变得厚实和丰盈，无休止的农活并未让大家感到艰辛和沉重。特别是伯伯一家，一边伺候着土地，还要一边固守着打铁的生意。每逢赶场天，伯伯和娘娘会带着铁器去赶集。每次一回来，娘娘都会给我带薄荷糖和麻糖，我还没吃心里就甜滋滋的。那时，大家的的生活都很清贫，伯伯有打铁的手艺，生活相对好一些。

我怕黑，每到傍晚时分，如果母亲还没回家，我不敢进屋点煤油灯，就坐在伯伯家的门槛上，双手托着下巴看伯伯打铁。随着风箱的前推后拉，那红彤彤的炉火可欢实了，照得他们家分外亮堂。那些铁疙瘩，被火烧红后，伯伯用铁钳夹出来放到铁砧上捶打，伯伯发出“嗨哟嗨哟”的声音，哥哥配合轮流捶打，声音叮叮当当，时快时慢、时轻时重，像一首交响乐曲。打一阵，又将铁块放回炉中重新烧红，接着又夹出来捶打，再打一阵，将它放入水桶，随着“吱啦”一声响，一股水雾腾空而起。我觉得伯伯真了不起，这铁坨坨能这么一倒腾，就变成了镰刀或锄头。伯伯看我瞧得出神，就说：“么姑儿，如果你是男娃子，我就教你打铁。”我只是笑，便跑去帮伯伯拉风箱，顿觉得自己很能干似的，能为这项神奇的工程出把力。在一边煮饭的娘娘接过话：“在你眼里，就只有打铁。”宰猪草的大哥在一旁附和：“小妹好好读书，长大了像你爸爸一样在县城工作。”烧火的姐姐则信誓旦旦道：“我和小妹说好了，长大了要去学裁缝。每年过年，裁缝师傅都会给我俩做相同的新衣服，可洋气了，当裁缝就不缺新衣服穿了。”我一有空就跑去拉风箱，有时甚至忘记了回家。我想，那时我一定是喜欢这个家的忙碌有序，喜欢这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场景，还有那洋溢着祥和兴旺的味道。

伯伯常常对几个子女说：“如果不听话，就像这坨铁，用火烧得通红，死劲摁住，狠狠地打，打得直叫唤，不成器不收手。”那时，懵懂的我似乎听明白了——不听话就要像铁一样遭打。院子里的大人遇到小孩子不听话时，就牵到伯伯这里来，一边看打铁一边受训，还问痛不痛，不听话的孩子吓得直哆嗦。

我家与伯伯家虽说有一墙之隔，其实就是竹篾泥那么厚，后来，我家的墙壁上不知何时开了一个洞。每当有好吃的，娘娘和姐姐就轻轻地喊：“么姑儿，快过来吃。”常常是母亲先被叫醒，然后再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迷迷糊糊中吃麦鱼鳅油炸粑，吃着吃着就清醒了，贴近洞口，我喊一声姐姐，她喊一声妹儿，一边吃一边嘻嘻地笑。第二天，母亲问：“昨天晚上你娘娘给你拿好吃的，还记得不？”我直摇头，那时我们似乎不会说谢谢之类的感激话，只会把别人的好牢牢记在心里。

无论春夏秋冬，伯伯打铁从未停歇过，粗糙的乡村生活经过这么一锤打，似乎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了。

每到深夜，乡村像鸟儿收拢了翅膀，闭眼伫立，独自守静，只有伯伯的打铁声愈发响亮，像弹古筝一般清脆悠远，伴着院子的家家户户进入梦乡。

后来，我进城念初中，就一直没回故乡生活，伯伯家的哥哥姐姐也漂泊在四面八方。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感受到那老屋生发出的温暖，古老的风箱还在拉动，火焰活蹦乱跳的模样，伴着叮叮当当的声音，缓缓流淌，绵绵长长。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会员)



父亲和酒

□付娟

父亲好酒。他年轻时在厂里当电焊师傅，一整天繁重的体力活之后，二两小酒配几颗花生米，就是他最好的慰藉。

随着年龄渐长，加上家中遭遇变故，父亲心情烦闷，对酒的喜爱有增无减，渐渐到了一天两顿的地步。那时母亲患病，家中困窘，他只能打些散酒解馋，各种牌子的瓶装酒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喝得到。母亲劝他少喝，他却总是不听：“这点酒哪里喝得醉？大诗人李白还斗酒诗百篇呢！”

几十年来，父亲也攒了些酒。这些酒大多属于品牌酒，档次不高，价格中等，却全部都是他的心肝宝贝。父亲把它们一瓶挨着一瓶存在客厅的矮柜里，吃饭时透过玻璃小门看得很清楚。闲来无事，父亲会把它们一一取出，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睛仔细阅读酒瓶或纸盒上的文字，好像在读什么重要资料。这些酒一声不吭地存在那里，陪着父亲从青年一直走到了中年。

直到准女婿刘老师第一次上门，那些酒的命运才被唤醒。刘老师并不好酒，却早已打探过父亲的脾气和爱好，特意跑到专卖店选了兩瓶好酒作为见面礼，料定未来岳父肯定喜欢。果然，父亲一看见酒，老花镜后面的眼睛一下就亮了，额头的纹路也舒展开来，连忙把我们迎进去，高声嘱咐母亲：“快快快，鱼烧好后再酥一盘花生米，我和小刘今天要多喝两杯！”

哪用得着他来安排？午饭的餐桌上层层叠叠地摆满了母亲的拿手好菜。父亲满意地点点头，接着郑重地打开矮柜，取出其中的一瓶酒，豪气地拧开瓶盖，一时间酒香四溢。父亲给刘老师和自己各斟上一杯，笑着说：“小刘啊，这瓶酒是我过生日时你王叔叔送的，我存了好多年，今天高兴，我

们把它喝了！”刘老师连忙举杯：“谢谢叔叔，今天我陪您好好品品！”一顿午饭，他俩喝了两个小时，好在只喝了半瓶。到了晚上，又是母亲新做的好饭好菜，父亲谈兴大发，和刘老师你来我往推杯换盏，直到把整整一瓶酒彻底喝光。接下来的几天，天天如此，父亲拉着嗜酒如喝药的准女婿每日一瓶，喝完散席，概不例外，不管我怎么唠叨都没有用。等我们返程时，我和刘老师各自长胖了三四斤，裤腰紧绷绷的，而父亲珍藏的7瓶酒却被一扫而空，矮柜空了，只剩下准女婿新送的那两瓶陈年好酒。父亲指着一堆空酒瓶，眉开眼笑地说：“这些酒瓶，我收藏起来做纪念！”

现在，家里再也不为吃喝发愁，我和刘老师也常给父亲买酒，但他还是舍不得喝，仍然一瓶挨着一瓶存在柜子里。每次我们回家，他总会打开柜门介绍：“这一瓶是徒弟小张送的，大牌子的，好酒！这一瓶是侄儿强强拿来的；这个是你董叔叔的女儿给他买的，我沾了光……”我用半只耳朵听着父亲的解说，心思却早已飘向了远方，一瓶酒的来历也没记住，刘老师则十分配合地点头称赞：“确实是好酒，好酒！”

父亲爱酒，却也知道喝太多不好，一直把量控制在二两左右，有时想让他把酒戒了，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了，但看着他说起酒来眉飞色舞的样子，听到他与朋友们时常因酒开心相聚，加上他的身体也比同龄人要好，又觉得也许这就是他和酒的缘分吧。

冬天到了，给父亲买的兩瓶好酒已经备下，只等他来品尝，愿他晚年幸福，如陈年老酒般穿过悠悠岁月，历久弥香。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学生)

夕阳余晖里的外婆

□石子

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老奶奶向偻着腰身，背上背着一大背篓沉甸甸的胡豆角，左手牵着一头大水牛，右手拽着一个小男孩。这些负担，已经让老奶奶力不从心。而那个小男孩，三四岁了，不肯走路，缠着老奶奶要背要抱。然而，老奶奶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了抱不动他的。小男孩哭着，嚷着，打闹着，不走。老奶奶无法，只好把这小男孩丢在路旁，牵着牛背着背篓回家了。

那个小男孩是我，老奶奶便是我的外婆。

仅仅一会儿工夫，外婆便回来接还赖在路边的我了。我要横，睡在小路上不起来，嘴里嚷着：“你要把胡豆角背来，把牛牵来，再来接我。”外婆无奈，只得用两手抱起我，任我在她身上挥拳踢腿鼻子乱折腾。没走几步，外婆便不得不歇息一会。乡间小路很窄，走起来十分不便，我的折腾，让外婆行动更加艰难。突然，扑通一声，外婆一脚踩滑，她和我一起跌进了冬水田里。我被这突然的变故吓蒙了，不再哭闹。外婆从泥水里站起来，把我抱上小路，再攀着田坎往上走。虽说已是晚春，但水还是有些冷，晚风一吹，我和外婆都打起了寒战。外婆急

忙把我背在背上，三步并两步往家赶。到家后，外婆先替我换下湿衣，又擦干我头上的泥水，自己才进屋换下满是泥水的衣服。第二天，外婆病倒了，又是发烧，又是咳嗽，难受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也知道自己闯了祸，再也不敢在老人跟前顽皮了。

站在外婆芳草萋萋的坟前，我永远也忘不了儿时的这一幕。为了纪念，写下《站在外婆的坟前》这首诗：

不是清明时节，我看见自己的怀念
摇曳成坟上的狗尾巴草
坟前那棵长成材校树的枝叶间
挂满外婆的眼睛
慈爱的目光，温暖冰冷的太阳
十七年了，外婆依然生活简朴
仅一抔黄土遮风挡雨
仅一件草衣捂住十七年的体温
一群蟋蟀，是外婆喂养的牲畜
它们比外婆幸福
可以自由地恋爱
可以对月亮撒泼
外婆的咳嗽一直在风中醒着
外婆的叨叨絮语，流淌成坟前的
渔洞水库。深深的湖水
浣洗我的乳名，打湿我永远的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母亲的荒瓜藤(外一首)

□李举宪

荒瓜藤沿着母亲的方向生长
即使有风跨过来，也不忍将它踏伤

一个个小荒瓜躺着，像一个个孩子吸奶
嘴紧紧地咬着奶嘴
太阳像母亲一样把快乐给了孩子
而把一颗霜的种子悄悄塞给了母亲

母亲没有说话，也许她无话可说
她只把青草，荒瓜花的花柄
紧紧地攥在手里
寻找那年在荒瓜边撒草的父亲
他随青草一起去了
当青草回来的时候，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晨露滋润之后，荒瓜藤匍匐前行
带着母亲转过草丛，在时光中劈波斩浪

初冬在等一朵雪花

木芙蓉满树繁华减退
一只脚踏过矮墙
伸出手与初冬握了握
西风一吹，一瓣花落
粘在姐姐的长发上

姐姐站在矮墙边
翻开一本旧书，在土墙根
不断地掘泥土，找蝉蜕
如今她在土墙上划杠杠
一天画一杠
冬天来了，雪花会带来
佳音，姐姐会高兴地转身

雪花成了姐姐的寄托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我会画一片雪花在土墙上
再在土墙边挂一盏马灯
把马灯里的油添满
好让它能点亮整个晚上
姐姐在梦里一定会很开心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落叶

□陈维宣

想着树上的嫩绿
深感欣慰
那些落叶，没有白落

地上的叶
似睡非睡
沉浸在曾经的风光里

恰似一片片嘴唇
叙述着骄傲的青春
倘若去亲吻
定会碰出春雷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书讯>>

亲情诗集《血地》出版

当代诗人龚学明的亲情诗集《血地》，近期出版。龚学明是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诗作曾获第八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血地》是他继《爸爸谣》《月光村庄的妈妈》等亲情诗集后又一部诗歌力作。《血地》中的诗歌，以平静的口吻、丰富的细节、舒缓的节奏展开诗意和诗性，让读者更容易进入诗歌和收获。

